昆侖集 革
碑
墓誌
墓碣
墓表
行狀

昆侖集卷之十七目錄

息菴集卷之十九目錄

碑

北關大捷碑 癸未

在昔壬辰之難其力戰破賊雄鳴一世水戰則有李忠武之閑山焉陸戰則有權元帥之幸州焉有李月川之延安焉史氏記之游談者誦之不倦雖然此猶有位地資於乘賦什伍之出也若起單微奮逃竄徒以忠義相感激卒能用烏合取全勝克復一方者關北之兵爲最始萬曆中倭酋秀吉怙强鶩逆規犯中國怒我不與假道遂大入寇長驅至都 宣廟旣西

幸而列郡瓦解賊已陷京畿其驍將二人分兵首兩路行長踰行朝西淸正主北攻其秋淸正入北道兵銳甚鐵嶺以北無城守焉於是鞠敬仁等叛應賊敬仁者會寧府吏也素惡不率及賊到富寧隙危扇亂執兩王子及宰臣奔播者並縛諸長吏與賊效款鏡城吏鞠世必其叔父也及明川民末守木男連謀相黨並受賊所署官各據州城聲張勢立殺脅惟所指數州崩駭人莫自保鏡城李鵬壽爲氣士也奮曰縱國家創攘至此兇徒敢爾耶乃潛與崔配天池達源姜文佑等謀起義兵諸人地相夷莫適爲將評事鄭

文孚有文武才無兵可戰脫身匿山谷間聞義兵起
欣然從之遂推鄭公爲主將鍾城府使鄭見龍慶源
府使吳應台爲次將歃血誓義募兵得百餘人時北
虜又侵北邊諸公使人誘世必並力禦北虜世必許
之内義兵州城明朝鄭公建旗鼓上南城樓誘世必
上謁時其入目文佑禽之斬以徇赦其脅從卽引兵
南趣明川又捕末守等斬之會寧人亦討敬仁誅之
以應義兵軍勢稍壯來附者益衆吉州人許珍金國
信許大成亦聚兵爲聲援當是時淸正令偏將領精
兵數千據吉州身率大軍屯南關以護之十一月遇

賊于加坡將戰鄭公部署諸將見龍爲中衛將屯白
塔應台及元忠恕爲伏兵將分屯石城毛會韓仁濟
爲左衛將屯木柵柳擎天爲右衛將屯涅河金國信
許珍爲左右斥候將分屯臨溟方峙賊狃勝不甚備
諸軍並起拚擊乘銳感之士無不疾呼先登者賊敗
走縱兵追之殺其將五人斬獲無數盡奪其馬畜兵
械於是遠近響震將吏亡伏者爭起應之衆至七千
餘人賊收入吉州城窘不敢動列伏于旁陿邀其出
輒剿之已而城津賊大掠于臨溟率輕騎襲之莘山
設伏伺其還夾擊大破之又斬數百人遂剖其腹腸

梟之大路於是兵聲大振賊益畏之十二月又戰于
雙浦戰方合偏將引鐵騎橫衝之迅如風雨賊失勢
不及交鋒皆散走乘勝又破之明年正月又戰于端
川三戰三勝還屯吉州休士旣而淸正知軍不利遣
大兵迎還吉州賊我軍尾擊至白塔大戰又敗之是
役也李鵬壽許大成李希唐戰死然賊遂退不敢復
北當是時皇明將李如松亦破行長於平壤鄭公乃
使崔配天間行奏捷行在 上引見流涕贈鵬壽司
憲府監察賜配天秩朝散時觀察使怒文孚不稟節
度而湊義兵功聲出已聞奏率以誣擠以故賞不行

义之 顯宗時觀察使閔鼎重北評事李端夏聽於父老以實聞於是加贈文孚贊成鵬壽持平餘人贈官有差又建祠鏡城之漁郎里祀同事諸人賜額曰彰烈今 上庚辰昌大爲北評事旣與義旅之子孫訪問前故得事蹟爲詳慨然想諸公之風又嘗路所謂臨溟雙浦者觀其營壁戰陣之所徘徊指顧爲之咨嗟而不能去間語其長老曰島夷之禍烈矣三京覆而八路壞諸公出萬死一生提孤軍摧勁寇使我國家與 王舊地卒免於左衽而邊塞之人與於聽聞勸於忠義者又誰之力也幸州延安俱有碑碣載

事垂烈東西者贍式以關北之功之盛而獨闕焉肅
非諸君之耻歟咸應曰然惟鄙人志䥳公命之遂伐
石鳩材以人來請文辭非其人又來曰斯役也公實
首議不得命將輟余乃叙其事系之銘曰
有盜自南讐我大邦我　王于蕃以國受鋒屹屹北
原狼虺穴墉有蠢者垠不抗而從血口胥吞濟毒以
兇士也朅朅俊犖攸同兵義莫利不屑戈寺既殲叛
徒寇莫我衝武夫鼓呼山擢海洶師征孔赫厥醜崩
恟協厎　帝罰匪私我忠北土既平爾蠶我農　大
君曰咨孰尚女功贈官命祠光惠始終士風其烈民

可郎我臨溟之厓有石巃嵸刻之誦詞用眡無窮

興國寺重修事蹟碑

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欲學聖人惟服聖人之言遵聖人之道勉焉日有孶孶從事於斯而已今之爲孔子者何其多方也高者乃廣述前言以爲博崇飾先民以爲名而於向所稱孔子之言蓋或闕如也其下者得一鄕先生竊竊然私尊之喧吸於尸祝之議馳騖於俎豆之事至爲逃賦役之淵藪嗚呼可哀也已觀於爲佛者亦然夫佛之爲道無心也無爲也今剃髮披緇者徒能講說經偈

修建寺刹而自比於無量功德曾不知無心無爲之
爲何道其於佛亦遠矣余嘗深病於此不肯爲儒宮
僧舍作文字頭流僧性能千里而謁余請記輿國寺
重修之事累辭累請十返益勤因曰能之固煩於執
事者徒以慕公之文也公卒不許此事便已余曰吾
非有愛於文也因告之所深病者能曰善哉然講說
經偈修建寺刹亦我佛之粗者雖於粗者亦盡吾心
況其精者尤何敢不勉於所謂無心無爲雖不敢擬
議若歸依正果精進於初地能也固已刳心焉特公
有激耳抑何拒吾之深也又曰靈鷲之山峻拔雄特

横跨湖嶺之交環山而建佛舍以十數興國寺爲最大寺卽普照國師所創也經始於至正癸未于今四百年矣國師法名知訥早悟眞乘廣行法施嘗入中國皇帝尊師之賜號普照廣化定慧妙圓大師賜紫錦袈裟及還東土帝令第三子從之因爲高足法名心幢號無衣子與國師同修願力旣剏曹溪之松廣繼又營建此寺復入中國纂集諸禪所撰頌偈三十卷梓行東土今禪家所傳拈頌卽此也皇明嘉靖庚申僧法守增營千有餘架居僧多且千指軀像儼偉器實精飾佛事甚備爲諸寺冠至萬曆壬辰倭寇之

難一掃爲塵泥煨燼毋論比丘輩咨嗟涕洟卽東西者助之悲焉天啓甲子僧戒特積功重建衆觀改目論者猶恨法堂之卑隘而歷七十年竟莫能新者我聖上二十六年庚午寺僧通日廣募檀緣增拓宏基改構法堂三十餘架然後吾寺之壯傑煒燁一復舊觀海陸僧珉莫不聳瞻亦將使一切衆生覩盛麗而生悅因莊嚴而起悟也此又不可以無識也余曰唯唯無衣普照之蹟戒特通日之勞若足以記之奚必吾言惟汝能自勉以第一義因粗而求精言下承當不肯退轉有足以起余者其視造數層浮屠修一座

伽藍而修然自以爲足者亦有間矣嗟夫吾黨之士冠章甫衣逢掖尊誦孔氏而昧本迷原滔滔而不知返者獨能無愧於心乎揚子雲稱倚孔子之牆而弦鄭衛之聲則麾之斯亦憤悱之言也余於是重爲之一歎且吾嘗試問乎汝無衣普照之爲上乘禪名流至今其果在乎耶松廣修興國而已耶否耶遂爲一轉語以系之曰

如是我聞諸佛子說一念之惡爲祅爲孽一念之善爲僊爲佛萬柱浮空干我何物片心寂照千界遍徹寮閣天開鐘鈴韻發點一炷燈對千江月無衣普照

與我爲一

墓誌銘

康君世爵墓誌銘 庚辰

昔伍子胥不隨父死楚亡奔諸侯不憚流離險艱卒興於吳以闔廬伯借兵伐楚雪父仇天下震動聲垂於後世余每讀史未嘗不流涕悲其志而烈其爲人也今君遇虜難父死不葬來奔隣國其義豈異也迹其平生所行事豈忘親畏死偷活於小邦者耶然獨恨吾國力小弱不能有爲資君以奮大耻如子胥之爲卒使君窮困客邊鄙夷於隸人飮志而沒地也嗚

呼士之賢不肖豈以古今異也顧時所遇如何耳君
楚人世為武將三代死於兵萬曆戊午滿洲虜連陷
撫順清河　帝命經略楊鎬帥大軍禦之遼陽鎬分
軍北伐摠兵杜松出開遠摠兵王尚乾出撫順摠兵
李汝栢出清河都督劉綎出牛毛嶺君之父國泰先
坐事謫遼以武勇起徒為裨將屬劉綎君時年十七
隨父軍中父屢叱還君不忍去潛伏帳外隨之深入
虜地父覺之引入拊背曰此何等地而汝尚隨我也
牛毛路隘而多阻軍過嶺虜兵從陿中四出夾攻迅
如風雨軍不及相救遂敗劉綎自燒死君之父亦死

亂軍中當是時我朝鮮亦發兵助攻賊是役也朝鮮
左營將金應河亦戰死君獨取父尸藏于山下卽投
朝鮮軍朝鮮元帥姜弘立降于賊君又被獲幾不免
虜下令免鮮兵君衣鮮兵戰死者衣竄立鮮軍因得
脫　帝聞兵敗以喪師罪楊鎬及諸將以熊廷弼爲
經略屯遼陽君以父死未葬遲回不忍去久之在遼
經略召君曰若年方少勇健可屬我麾下復父讐君
遂從軍居無何虜又陷開遠熊廷弼又被逮辛酉虜
陷瀋陽是時君亦在軍中及城破躍馬墮城奔還遼
陽虜乘勝進兵圍遼城不旬日陷之君又倉黃出亡

晝伏積尸中夜行山上嘗夜陷深井失其馬步走又溺壕水中賴善游得涉頃之奔到鳳凰城當是時虜已據遼廣日出兵四掠兵且至鳳城人皆莫保朝夕主人有女無所託愛君壯勇可依請與爲壻君泣謝曰吾父新死賊骸骨無處尚何婚姻之爲念且獨身避兵不自謀何暇與人相全遂不從廣寧人劉光漢者素以義勇名塞上君遇之兵間推以爲城將收散卒數百人同守鳳城屢摧虜游兵已而出兵嘗賊大潰劉光漢戰死君亦創甚被禽未幾又乘間脫身亡走君自念欲還故里路已絕不可通且不可久賊中爲

生與其被髮左衽而辱身豈若走朝鮮猶得不變衣冠之俗乎遂渡鴨江而東是年爲天啓五年乙丑也其東走也涉無人地數百里十日不火食摘山果木葉食之割所衣羊裘煮呑之不能下咽然卒無恙嗚呼其禍亂顚沛之慘古今所未聞而剛忍能辛苦若此非烈士能之乎累被掠强虜出入生死身處刀俎間者數矣輒以計自免得全可不謂智乎以烏合創敝之餘兵不滿千而死守孤城戰虎狠莫抗之賊爲義不顧死其志不可謂不大矣君入東國徧遊關西以其地近虜去踰鐵嶺北居咸興又北至慶源鍾城

卒定居于會寧終焉官爲區地而業之君能力農作自給以其餘周濟貧窮無所吝君身長僅六尺餘目視有光習於拳搏之術便捷絶人而未嘗暴其長於人粗解相人及卜筮多中亦未嘗鬻技爲利君性倜儻深沉多大節旣客游久見淸人已有天下事無可爲者自放於窮塞之外與田夫野父爲伍然人不見有戚戚色又能善鄉里信然諾人樂與交驩性喜酒從鄉里索酒飮至醉乃去嘗曰吾平生不欲爲非義故於人無所求然唯酒能忘憂吾每從而覓之不辭君爲人廉與人無苟取北邊守令聞君名爭招延善

遇之君能知其賢否其不可者雖請未嘗往也雖可者資之米貨不肯以其物歸立散去無餘一邑宰嘗尋予之貝纓君辭之曰我華人也冠幘不戴笠奚以纓爲官吏有貪殘者輒昌言曰中國用法甚嚴何東國獨無烹吏法乎官吏聞者皆憚之㓜子患痘幾死妻要女巫設神牀陳酒餅以禱之君自酌酒跪獻曰果有神願見形雖無形願聞聲俯伏偵伺良久曰吾熟視而不見其形靜聽而不聞其聲所謂神果何在也因散酒餅撤燒神牀妻驚號乞止之叱不許子痘亦已嗚呼士之錄錄喜苛禮佼好自澤以取售於人者

世或以爲賢若君之深中不外飾而風義特然者視彼爲何如哉君不屑爲文字而頗通古今治亂嘗語人曰吾知大明之不復興也漢四百年而亡雖以昭烈之賢不能復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亡明自洪武至崇禎亦三百年而德無過唐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虜其終有天下乎夫虜方强盛而中國人困敝畏怯方甚父子兄弟相救死不暇雖有豪傑之士莫能奮也從今五六十年或百年虜且少衰而中國人得以其間休養安息人思雪其耻辱並起而驅之如元氏之末然吾老不及見矣又嘗論諸將長短曰楊鎬寬

簡得衆而料敵不善謂清人易與而敗劉綎杜松勇而無謀深入險地不設斥候猝遇敵而沒熊廷弼清白有威而喜殺人士卒多怨以此亦不能成功雖然國之存亡天也豈亶在人乎嗚呼觀其言類能明於成壞與敗之數論人程別其賢愚不謬此豈妄庸一勇夫比哉君居會寧地邊胡朝鮮與胡互市歲貿易虜貨徧民間君自以戴一天爲痛未嘗以絲毫蓄諸家近其身家瀕豆滿江江北卽胡地地多茆鮮民常取以葺屋君獨葺以藁雖他茆亦不用曰或以涉虜地疑我何以自解也嗚呼此其志豈懷生棄義一日

而忘仇讐者凡人激於憤耻或能義形於一時曠日陵遲鮮不忘其初者也非有哀痛慘烈之志沒身不變者能如是乎君將死叙其族世及亂離事以遺其子且曰吾父死而未收其骨國亡而未報其仇不能滅死託他邦爲命雜作於徒隷之間生爲辱人死爲羞鬼我即死汝曹必薄葬我令我負罪見先人於地下是汝曹與我爲孝也且誡諸子不分田産同室以居子孫至今同居如其誡嗚呼由此觀之非獨其志節賢也即行義之敦雖篤道君子不過也此數者可以觀君矣亦可以銘君矣君姓康名世爵居東國六

十年以壽終年八十四以驛婢爲妻生二子觀察使
請贖爲良人朝廷許之銘曰
都昆之墟豆江之瀕誰其藏者判淮之人

李休文墓誌 戊子

吾妹壻李君休文名景佐世所稱白沙先生諱恒福
於君爲四世祖祖諱時術吏曹叅判父諱世弼用薦
經明行修令官司憲府執義號龜川母潘南朴氏叅
判世模女也吾妹性淑惠喜文字吾父母甚愛之爲
擇佳配間余訪君之兄見君在坐側容貌秀而方眸
子朗然有光余心喜之歸以告父母遂約以昏姻其

未娶從其兄台佐過拜尹明齋先生輒危坐而請曰小子旣冠成人願聞行己接人之道君幼年初見長者而辭氣飭厲可聞尹先生異之後與龜川書稱之曰冠者氣象可畏歲乙亥春委禽于我家余與之游居燕語察其意氣蓋非碌碌凡下資也嘗從余講孟子書至雞鳴爲善語歎曰以此義繩之今世人殆無舜之徒矣又嘗與其貧族人坐見其衣薄而寒立解新袴以與之君是時方童年嬉戲不甚馴然往往言事之不羣如此其明年丙子十月得寒疾不起十一月葬于楊州龜坪里面艮之原去其生纔十七年嗚

呼一何短也痛矣痛矣相士知人之難終古以然而如君之性雋貌揚不見其可夭宜若有進取者卒然暴折不少延此何理也嗚呼痛矣吾妹聞爲余泣曰極知無年者無可記述以吾兄之文誠有以志其生沒斯亦壽亡者於來後余歎曰然遂抆淚而書之屬其諸兄燔石而納之壙庶後來者惜其才哀其命而毋毁其藏也嗚呼此又可悲也已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墓誌銘 癸巳

令右相趙公有賢配曰全州李氏以丙子三月初五日卒享年五十七葬于楊州之豐壤負庚原時右相

公官吏曹參議夫人例封淑夫人後累贈貞敬夫人
胤子判官君間嘗爲余泣曰以吾母之德之美淹病
食貧又不永年家君曉躋卿相而已不及矣此不肖
没身之痛也以吾母之德之美又無所紀述憖使之
泯没無聞是重不肖之罪也以子有三世之好也敢
以累焉右相公於昌大父友也判官君又辱與之遊
其於夫人婦道母儀之懿竊嘗有聞孝子之託其何
可辭謹按夫人系出 恭靖大王曾祖惟侃同知中
樞贈左贊成祖景稷戸曹判書贈左議政謚孝敏考
長英尚州牧使妣迎日鄭氏左議政澈之曾孫生員

漫之女夫人生有至性篤於愛親學語已能知養遇
新味必先進而後嘗其出也雖肴果之微必懷歸而
爲獻牧使公嘗稱曰此吾孝女也牧使公嘗任外邑
暴病夫人旣壯有家方寢疾聞卽星夜馳往朝夕於
左右夜不就寢藥飮必手具以進其後鄭夫人病亦
如之及牧使公將殆引刀刲股取血和藥進之及喪
又致毁至病顚不恤三年之外猶不啖甘美不聽音
樂於是內外兄弟之親咸曰若是乎爲女之孝也其
事舅姑必誠必敬平居善病身不離牀茲可强則必
櫛縰省侍服勞惟謹不敢以惰廢爲安姑睦夫人旣

老多方以忠養之右相公於行第爲季而睦夫人常
常就養於公家蓋其心安之也睦夫人沒而宗孫貧
弱禰廟有事嘗具於公家夫人雖病必躬莅先事經
辦品味豐潔於是趙氏之黨咸曰若是乎爲婦之順
也右相公諱相愚禮曹判書贈議政諱珩之子少事
宋同春先生有重名家故貧素而喜賓客客至者多
一時名勝夫人必有酒食以助其款曲田園之入不
盈擔石力紡績儉於服用小大得免於寒飢右相公
不以家生爲意及公之就仕也絕賄遺拒干請惟恐
有累於君子從之州邑愈益斤斤焉官衙外內截如

也於是宗族姻戚咸曰若是乎相室之善也訓子女
嚴而有度不以恩慈敗教男泰壽筮蔭仕官判官次
海壽進士見任牙山縣監次斗壽向學判官子駿命
龜命皆成小科女適教官李必興監役權益文沈璟
曹夏章李著亭子孫繼有科宦五壻皆名家子而內
外孫曾凡三十餘人於是交遊所識咸曰若是乎爲
母之賢而福祥之厚也右相公爲時名大夫歷官淸
要數十年寬厚仁恕居家無疾言遽色僕御甚飭門
戶靜密雖不喜公者無敢以家私指議諸從子姪孫
皆並閈而居事公如父候拜聯翩燕飮歡侍風流藹

如於是里巷游談之人咸曰非獨右相公賢也亦夫人有内德之助焉夫人之㓜也嘗盛服對案旁人誤翻水衣盡沾汚坐皆疾聲驚惋夫人凝然不失色徐起而易他衣時年十一見者咸稱異之其資性端重如此昌大竊觀自古大家名族之興不惟祿位之盛聞望之顯也必其有賢婦人爲之左右内治成其爲大家焉詩云慶旣令居韓姞燕譽此詩人之頌美侯伯而樂其有嘉耦也若夫人之備有德懿克配君子旣身享光榮沒膺極品之封贈而子姓昌衍力於文術趙氏之慶未艾也傳曰德厚者流光其不在斯歟

是宜載之形管詒其後人俾有以觀慕焉謹爲銘曰
有齊碩媛其德孔有壹其孝敬于父于舅相君子賢
有譽亢咎方隆方昌胡不眉壽雖不眉壽亦云有後
納詩玄壤可與永久

海昌尉吳公墓誌銘 戊戌

公諱泰周字道長刑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吳公
諱斗寅之子也生而穎異不羣四歲旁人指壁上
御筆曰此 君上筆也卽長跪而拜長者咸奇之旣
就學文義日進器識早成己未尚明安公主卽 顯
宗大王女也時 明聖大妃位東朝連喪兩女獨公

主在又季女也鍾愛擇對甚及見公容采幸秀周旋動止甚度遂簡爲儀賓賜第慶幸坊封爲海昌尉階明德大夫時年十二主旣釐降公見賜服之華靡輒不樂　大妃嘉之命勿違其志無何進階光德又進成祿癸亥兼五衛都捴府都捴管冬因慶加綏祿秩視議政　大妃不豫命與后弟金錫翼等入奉起居及大漸又命與治殯斂丙寅又兼捴管時忠貞公出按關西公乞解捴管往覲有命乘馹挾醫公以年少駙馬蒙恩暇省親光寵奕然單馬省騶御供億一切剋損人不知都尉之行關西號繁麗有樓觀聲伎之

娛公留侍累月迹不出營門官屬希見面操執如此丁卯夏公主卒公盡放媵侍留其老者俾供主祀戒勿以家私溷 上聽唯循例問安謝賜賚而已戊辰莊烈大妃喪承命視斂己巳 中宮之廢 上方盛怒待言者在散諸公將合辭抗章忠貞公位居前列或謂公曰戚聯王室不宜爲諫首公忠憤感慨不以禍福撓親志及疏上果被奇禍公痛欲無生朝暮哭失聲泣涕被面哀動隣人持喪多過禮病毁幾不全當禍之始 上命削公職禁錮旣而寢之喪除例付職公稱有脚疾惟詣闕謝恩杜門罕接人以罪累自

居甲戌　上大悔悟旣復　中宮位贈先公爵謚賜之祭旌其門又命給夫人月廩嘗引見公便殿命中人扶掖凡所以尉藉眷遇有加焉俄兼造紙署提調辛巳　仁顯后昇遐又命視歛甲申遭母夫人喪賜賻以内帛丙戌兼捻管以嫌遞兼歸厚署提調公前後居喪病胃轉成消中至丙申益劇　上命醫守視繼藥物竟以十月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九　上擧哀膳素㡌以御服三稱輟賜東園副具中使護喪弔祭如儀親製誄特賜祭自歛至窆有司治具　内殿　東宮各致弔有賻㡌遣女官内侍待事其明月

乙酉合窆廣州月谷癸向之原郎公主賜塋也公之先海州人世有官閥曾祖諱士謙典簿贈左贊成祖諱翺觀察使贈左贊成郎忠貞公所後考而生考諱翊官止主簿公嘗援唐朝崔植乞以先公爵秩推恩生祖考　上特許之於是贈主簿公官吏曹判書妣貞敬夫人尚州黃氏府使埏之女昌大嘗譔碣銘具載德美公主有懿行吾先君議政公實誌其墓早逝不育公病陳疏乞立後以弟洸馬晉周子瑗爲嗣瑗有一女幼公有側室子女皆幼嗚呼記余年十六壻于忠貞公之門公長余一歲以兄弟之親兼友朋之

好朝晝燕處談諧相惠許甚驩也竊有以粗得公一
二愛慕之深其喪也爲之加麻今洗馬君自爲狀屬
以誌墓之文俯仰平昔不知臨筆而涕落也公爲人
英果通朗敏於事爲其中絕慈良易直推誠接物內
不設機智與人言終日亹亹悉出肝肺見小善若在
已見不善雖親愛面數之不能容然性溫粹亦無暴
慢之色鄙悖之言以故人亦樂爲之盡有至行旣早
貴而左右忠貞公側服勞如孺子便身適志靡所不
盡及已已之禍旣以善喪聞而喪葬畢服布素終身
諱日哀慟若在喪初終夕不見齒大夫人晚節多病

日夜旁侍多方以愉悅大夫人甚安之忘其疾丘嫂早寡無兒衣服奉養甚備有疾手藥物躬護女弟病疫癘身親救視一家交諫不聽篤愛諸弟而教督甚嚴有過痛呵之不饒俾之成立内外疏昆弟喪病婚嫁皆待公以濟食於公者常滿客室歸之如其家育其孤窮或爲之授室而營宅恪於奉先建祠修墓置祭田治碑碣惟日不暇以身任之不怠公有政事才遇事能知體要任人能得其歡心以故事無小大每舉而成爲提調兩署皆有善政歸厚尤凋獘不能供棺椑公設法通變署事以賴然扼於邦制不究用朝

廷公少雋邁才高有氣稍長勅厲矜名行東平尉鄭
公載謩負高識重望爲戚臣表特契許公公亦敬事
之如叔伯東平公持論常崇質而絀文近老氏言公
旣不爲時用而深悅東平之言不屑意於名譽藝能
也旣又遭罹家難益自韜斂平居抑畏邑然若無容
者於文夙詰閱書數行俱下間爲詩多警語 上每
有吟詠輒宣公和進前後百餘篇然不以文翰自命
常時絕無作其觀先儒書手抄格言書几案以自省
好講禮凡喪祭儀品攷古矯俗以行之恐其近名亦
不以表見於人工於書法國家有凶嘉之事幽誌顯

冊用公筆爲多輒有廐馬之錫然絕不爲人作字余嘗諷公曰居禁臠之貴者終身富豪逸樂而死之日名無稱焉若國朝宋礪城有文章禮學之懿學士誦之不衰以公長於文習於禮盍益勉焉爲不朽計公愀然謝才不逮余葢惜其才而悲其志也公疾革手疏以遺子弟曰吾罪人也被渥恩無極而生無所報補死豈有稱述吾死勿請謚勿樹墓碑踰月而葬薄葬貶祭以明吾志臨絕言色不亂安然如他日此可以觀公所存矣竊嘗論公名理不及眞長而行誼過之文采遜於晋卿而才用勝之使公得柄用於當世

者有足以式官僚理兵財而裕如顧乃藏拖利器不能展十一於千百不以功名自顯嗚呼惜哉是爲銘曰

童而貴近匪志樂且壯而禍釁賁如摧如皓天既復恩顧如初雲章晝被天澤渙敷出入有煒豐屋大車居則墨墨服禮躬儒爾猷爾才曾不匀樞惟儉惟慎守之如愚烝烝孝思克踐騫輿九族詡仁枯窮四濡是亦爲政豈其公孤高明令終與化俱徂 御誄褒稱安用史書我言匪諛請質幽墟

贈貞敬夫人驪興閔氏墓誌

夫人驪興閔氏戶曹判書謚肅敏諱聖徵之女刑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吳公斗寅之元配也肅敏公事　仁祖懋著績用爲名臣忠貞公於己巳　仁顯后之廢以諫死　主上追悔而褒嘉之贈爵謚旌閭夫人之高祖起文有名　中宗朝官弘文館副提學曾祖菭贈兵曹叅判祖有孚魁文科官止正郞贈左贊成母貞夫人昌原黃氏進士庭悅之女夫人生以天啓乙丑十月十八日性慧晢英秀在室肅敏公大愛之旣歸舅觀察使天坡公諱䎘先已下世事尊姑無違言事悉叶姑意周旋動止有度一家嗟善己卯

忠貞公持祖母服夫人執喪甚謹不類年少婦女稍涉小學家禮而不以外見見人窮寒雖身所服輒解以與之丙戌四月廿四日疾不起葬陽城吳氏先塋坐癸之原後以忠貞公貴累贈貞敬夫人舉一男一女男觀周早登生員持後母金夫人喪過毀而歿無子後以姪子琬爲嗣女適都正南宅夏有二男一女男道揆大司諫道振士人女適縣監閔承洙道揆有二男二女道振有五男一女閔承洙有一男五女夫人歿既七十年墓無誌後夫人黃氏子海昌尉秦周營之未成而歿弟晋周圖終海昌之志以其從祖持

平諱翮所爲狀屬昌大述之謹据以叙之

贈貞敬夫人原州金氏墓誌

夫人姓金氏新羅敬順王溥之後也曾祖斗南同知中樞贈戶曹判書祖成均生員海龍考學生崇文妣淸風金氏 孝宗朝名相文貞公堉之女夫人生以崇禎辛未二月廿三日早失父母鞠於外家幼端惠不苟言笑文貞公甚愛之十八歸于吳公斗寅爲繼室觀察使號天坡諱䎘卽尊舅也天坡公先歿而尊姑在堂夫人事之甚有婦道承君子無違撫視前夫人子有恩衣食一均於己子雖於婢僕未嘗以惡言

罵詈蓋仁順原於性一也癸卯四月初八日卒葬陽城吳氏兆次面丁之原吳公官至刑曹判書後蒙褒贈上相夫人累贈貞敬夫人舉一男一女男昌周今繕工監副正女夭副正一男璿纔成童副正弟海昌尉泰周第三配黃夫人出也嘗命余誌夫人之墓旣歿而其弟晋周繼以狀見屬謹叙之如右以成海昌公遺志云

族祖任實縣監崔公墓誌銘

公諱後徵字遠卿我崔系出完山以高麗神虎衛上將軍諱純爵爲始祖其後選部典書諱得枰完山君

謚文貞諱宰名于麗末叅贊謚平度諱有慶贊成謚
敬節諱士康著于國初仍四世大顯五世而諱秀俊
贈左贊成於公爲曾祖祖諱起源僉知中樞考諱廷
吉通德郎號西洲有文而不仕吾先君議政公實誌
其墓妣陽川許氏　宗廟令嶙之女公爲人長厚祥
善其心豈樂坦夷與人不矜忮待人一於誠信不以
親疎貴賤爲加損急人憂患如在已見不善專掩蓋
之若無覩於一切外物泊若無營好施與已有之無
所靳固雖無有至或求覓以應人平生無迫切之言
嚬慼之容自親戚鄉里至泛交識面莫不忻忻愛慕

一口稱仁厚長者事西洲公甚善中年奉至仁川田
舍家焉晨夕左右不懈便身適志視力所及家用不
贍而親食必有味客至必有酒西洲公大耋無恙神
力益康茂雖其順壽有方而人輒歸公之善養也母
夫人以疫厲歿公先得疾已數日能自力致毁斂殯
必親及侍西洲公側不敢以戚容見人稱爲難能推
以事諸姊以敬撫恤庶弟妹以誠鞠甥姪孤窮者以
有成立鄉里狀公行誼于使家屢登薦剡不報公少
治舉子業屢發解輒不利乙亥仕爲黃山道察訪察
於攻駒勤於求瘼歲比大饑劃廩營粟以活驛屬萬

數觀察使及御史繼以褒聞得遷清安縣監入仕未
二期再命而爲邑宰蓋稀有也驛人磨崖銘其德惠
爲清安專以寬恕爲治喣撫小民如赤子待士以禮
方伯嘗書其上考曰仁厚爲政吏民俱便人以謂紀
實己卯棄歸爲訓局郞辛巳出砥平縣未幾移病歸
丁亥復以訓局郞拜任實縣監兩邑爲政一如清安
明年病罷歸公晩而筮仕不汲汲趨營足不迹貴要
之門自南邑歸家于京城西號其堂市隱息交游簡
出入杜門養痾者十年戊戌二月十日卒享年七十
二葬于砥平天谷山抱巽之原即西洲公塋兆之左

麓也配淑人李氏江華府經歷岱之女讓寧大君禔之後也賢有婦道善治家相夫子盡孝友性嚴正訓子女有度先公沒合窆有一男七女男錫泰進士女適金益慶李喜慶李衡秀叅軍李太元文科監察林象奎李嵩坤李奎漢錫泰娶 永禧殿叅奉李弘蕃之女生二男一女幼金益慶二男三女男漢昌漢良女適李喜濡李箕輔李喜慶二男二女男熇焞女適朴弼鉉李衡秀男聖述女適韓師説李太元四男二女男運光女適柳端章餘幼林象奎三男一女李嵩坤四男李奎漢四女皆幼嗚呼始公家與仁門外與

吾祖並舍居吾先君於公族姪而長公一歲自髫童嬉戲翰墨游玩必同方而連業窮達旣殊而情好益敦先君或不安於朝輒就公而止焉白首相惠許不徒睦親已也不肖不天奄至於大故喪期甫終而公又下世餘生孤露益無所依仰今爲公幽誌之文不覺涕淚之滋也謹爲銘曰

孔子稱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斯可謂之士若公者其庶幾斯言歟在鄉恂恂爲吏則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在其身其在子孫歟

領議政藥泉南公墓誌銘 己亥

天之生魁才鉅人蓋將以捄世道而扶人國家也其
來也有期其出也有爲自 仁祖中興 孝宗繼統
咸有一德政化休明作成人物以遺後嗣而若故相
藥泉公出焉是用歷事 三朝卒相我 聖主寔能
輔佐匡拂康國正人 社稷靈長終必有賴嗚呼豈
非天哉謹按公諱九萬字雲路姓南氏號藥泉遠祖
敏蓋自中國奉使漂到今寧海府羅王賜姓南封英
毅公後移籍宜寧官伐世聞我 太祖開國忠景公
在實爲元臣其孫忠簡公智事 世宗繼相於公八
代祖也高祖諱彥純武科承旨曾祖諱柁贈兵曹判

書祖諱烒平康縣監贈贊成考諱一星金城縣令贈
領議政妣安東權氏江陵府使牒之女贈貞敬夫人
三世貤爵用公貴也公少家湖西之結城年十餘來
京師京師諸名士咸服公文識聲聞日廣辛卯中司
馬登丙申別試方 孝宗厲精用人公以假注書侍
親政記注應對有當 上心命越格陞典籍間爲司
書文學贊善宋公浚吉同出入書筵見公賢而有文
深相推與公亦師事之由正言遷持平 上欲親酹
麟坪大君喪諫官爭以非邦典 上欲折言者謂打
圍乃邦典所有命先行之諸臣爭不得公連章切諫

爲寢之薦吏曹弘文錄直拜校理極選也公起寒素
無藉援徒以材識特出淸要薦選率常取先於時望
後爲大官將相亦然奉命廉湖南道奉 孝宗諱奔
赴朝命卒事還拜吏曹正郎自是出入玉堂兩司而
在吏曹爲多壬寅爲御史賑嶺南饑一方以濟歷應
教舍人甲辰擢承旨累轉大司諫官邪政獘多所論
建或日請十數事 上多從之歷吏曹叅議爲大司
成董正士習勸課經藝請以名官兼學職定學制師
生月二會講欲建古厦屋講行鄕飲酒禮會去職不
果庚戌求外職得淸州屬歲大饑公日夜講賑事上

疏條請錮于廣儲粟分哺以時民得飽安耕桑如他
日人比之富公之靑州明年擢咸鏡道觀察使興儒
教奬武力旣改築咸興城穿城僻壘遍莅躬問圖上
邊塞形便請設茂山府開甲山吉州間新路復廢四
郡　上臨筵展圖示宰執令讀其疏歎曰才誠實難
及也茂山後果設邑秩旣滿命留一年益修邊事以
吏曹叅判還朝兼同知經筵備邊司賑恤廳今　上
新卽位宗人楨柟怙恩驕恣公言終必害于身凶于
國　上不悅盡遞諸職公奉母歸結城戊午特陞刑
曹判書用言者還寢授漢城左尹時尹鑴爲宰臣多

不法許積孽子堅姦橫甚公上疏發鑴祈禁松構屋
堅公騙武人妻及毆　大妃之庶母折其齒有命覈
處其黨專擅匿欺謾出鑴堅罪反以言不實構公竄
南海尋宥還庚申堅構逆誅首召以都承旨移副提
學進兼兩館大提學以母憂還鄉喪除由大司諫擢
兵曹判書公爲政本之以誠壹行之有條理用法嚴
而不苛嬈嘗稱曰惟精也可以成天下之務故於事
專務審其利病講問於人人而擇其長見可而行行
必有效清州北路旣有異績其人並立生祠前後所
管諸司皆與爲條式至今多遵用老吏猶能道公事

及長兵曹錢布舊多耗泄公盡得吏胥奸偷免死而責其償擇郞屬任之爲立規制句校之歲中府庫充溢至露積不垣自丙辰萬科後武士淆雜難擇公試其身言書判及武技錄其可者以次甄用後多爲名武中外翕然稱之建募北路精壯團作親騎衛勸課有方卒成驍卒甲子進拜右議政轉左相辭遞未幾還拜公之使燕金領相壽恒與公約以李敏叙卜相及還改用他人又不言所以公耻之謝病免丁卯進拜領議政公爲人剛正好義而見理明自其爲小官名爲敢言及居相位益犯顔論事嘗曰大臣當以格

君心爲先又曰士惟成就一箇是而已以故於其所
執定雖死生禍福立至於前而無有所顧疑諸宮家
占山澤爲莊號爲折受所在民甚病諸公言不能得
公請以國制職田之數有司捐價更之而悉罷折受
累累力言 上始咈而終許廷臣感歎張貴人寵傾
宮壼宗人杭黨之特被恩眷吏判朴公世采以爲言
上怒罷其職羣臣震慄公求對極言引楨枏爲戒
上大怒竄公慶興舉朝力爭數月放還龍仁琶潭已
已 中宮廢羣小進用先是 上以張氏故有憾於
淑徽公主以語公公謂内治主恩不宜宣發及是

上罪公前言謫江陵明年放還結城甲戌　中宮復位召以上相始金春澤韓重爀等潛聚銀藭稱與羣士大夫通宮禁謀復廢　妃閔黯等詗發之方鞫治而會　上黜黯等召用舊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殺何必爲世充建德報仇宜不深竟公以謂金淸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爲私逕一開覆轍相尋不痛防之國必亡上章言今日臣民旣以　中宮復位爲大慶又以　殿下光明夬斷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爲大幸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其間其爲聖德之累何如也鞫其虛實夬正王誅然後擧措明

正私逕可杜而淸明之治庶幾復見矣久之議重爀
遠配公又言請治重爀輩爲 聖主解中外之疑惑
爲 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爲士大夫洗千古之羞辱
是古人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罪止竄配不
足以釋疑 上善之而春澤輩深怨之張希載 春
宮所生母弟也 中宮之廢私第希載以書通張氏
語涉 中宮至是希載就鞫 上以其書語大臣罪
當誅時 春宮才七齡公以謂希載誅則事連張氏
張氏危則恐 春宮不安於是請屈法傳生議言於
上曰聖心旣悟名分已定從前百事今可毋論惟

中宮有樛木之恩於禧嬪禧嬪盡小星之禮於 中
宮 王世子盡孝於 中宮如漢章帝之於馬太后
宋仁宗之於劉太后是臣子區區之望而今因希載
轉輾不安則日後宮闈之間亦安保其雍和也 上
納公言而羣議譁然攻之春澤輩又嗾鄕生交章力
詆謂公護逆公但遜謝不與辨累乞退不得迹不一
日安於朝猶日講民憂政得失請遣巡撫使三南察
海防除民疾又欲大均賦役以紓民請改明經科式
毋專取口讀俾儒生解經旨言多異同不行公爲相
務奉法無私以身先人深病黨比用捨必循公議審

刑賞嚴體統華官司謬制尤重民事京司有厲民雖
重臣必罪之前後視事不滿二年當公居位上下皆
嚴憚之嘗議已巳諸臣之罪公勉 上以躬自厚薄
責人之義應教金鎮圭乘機甚之謂公歸咎 聖躬
公出郊固免已而還拜時重爀輩猶不正法公又言
朝廷屢變黜陟靡常賤人指高位如逆旅之傭夫遐
荒視流竄若湘潭之卧龍禍亂之作雖根於黨論翻
覆之機或疑以他逕是以鈇鉞亟行而紀綱愈不立
處分一新而人心愈益疑國家有千古盛舉而訛言
先已流布臣於獄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肉

裘馬之費其非爲復位行賂昭昭也 殿下赫赫照
臨今爲狐鼠輩所誣如此臣誠痛之又請稍疏黨人
輕罪曰議者言治黨人不嚴畏其報復爲他日地噫
今日廷臣所當致力宜在於掃除偏私必期無他日
可也今胡以他日爲必有之事曰我則不爲地耶蓋
老論仇嫉南人脅公論以爲後日計公言如此 上
納之重嚇竟栲死丙子有蠱于張氏先墓公按治張
家奴與其謀而對辭又不白衆疑其自蠱而嫁禍於
西人公亦意其然而難處於張嬪請毋竟言者又羣
起深持公公徑還田廬固辭釋位自後不復入相府

已而蠱者乃罪誅家子捕誅公以誤事引罪而　上
收召不置公不應命惟　上及　春宮有疾以帶內
醫院故不得已造朝而旋復歸田未嘗無故久淹公
立朝久甚見重於　君上嘗奉命閱南漢兵糧遇病
顯宗命醫來視庚申以喪歸也　上命賜喪需擔軍
非將相得此皆異恩也方戊辰之行遣　上怒公甚
而嘗語筵臣曰九萬剛明正直不撓屈予故任以輔
相乙亥鄉生之詆公教曰領相之公忠清直罕有其
比一生以洗滌朋比挽回國勢爲已任其勤勤懇懇
於筵席章奏實無愧古人及還鄉賜　御詩曰體國

誠深惟奉法憂時力瘁自忘身談者謂知臣莫若君也然公於去就必裁以義尺寸不敢自苟其遭讒毀引退 上所以敦召眷待禮絕古今屢命六卿偕來下乃承旨史官累降手札分御膳或以親逆爲教至親握手勸留而於所不當進則不輒起於所當辭至章數十上得請乃已辛巳怨公者柄用持希載事請竄公 上不許曰予知其心事久之只配牙山蓋迫於臺議也尋宥還結城甲申叙領中樞公自戊寅引年乞致仕久不許丁亥 上思公特召曰欲有面諭公既至申乞益懇 上恐其去固留之曰卿聽我留

寺當許卿於是許公致仕宣醞加賜食物公少留江郊轉還琶潭公既老而朝廷有大事大議及隣國情變 上輒咨焉大臣無親疎動以書訪之須公一言以决有識論公以爲守正不撓旣無愧宋璟司馬光而國有危難必能爲裴度李綱政事文學猶爲公末餘公家居廉儉性好學至耋老手不去書貫通經史而務致於實用爲文章贍蔚典厚其疏奏議論必經據典訓彬然可觀有文集若干卷訓誨人不倦及門之士百餘人昌大先公及崔公奎瑞朴公泰輔旣顯名當世其餘成業者衆公以辛卯三月十七日卒壽

八十三疾病　上遣醫領藥訃聞下哀詔賜棺材致
祿三年五月禮葬楊州花蝶洞忠景墓右岡夫人東
萊鄭氏持平脩女舉一男一女男鶴鳴薦授宗簿主
簿女適寺正趙泰相側室子鶴聲鶴淸鶴貞女適李
岱坤主簿三男克寬生員處寬五寬女適李昌元李
匡誼寺正繼子明[illegible]都事先君受公遺誌之託文未
就而下世主簿請昌大曰子宜追成先志義不敢辭
謹叙其立朝之大節而官閥行治不能盡記嗚呼昔
蘇軾稱張文定公曰公自少至老未嘗以言徇物以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

眞孔子所謂以道事君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不悅公者衆至言天下偉人必以公爲首而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昌大於公亦云而抑嘗論公有三難焉自公之官顯朝廷之變換如奕棊然柄國者乘　人主喜怒淫刑以逞快其私怨而國受其敗公獨深憂之輒以彼以暴吾以仁之義諷告于上下身被人訾笑而屠擶之禍爲之少息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公則有焉希載之貸死出於經法之外雖素慕公者莫不疑焉蒙衆口姍毀卒以顛沛而不悔豈無以而然哉

懷獨至之忠而爲　宗社深憂過計耳及有丁酉七
月事而人始思公爲不可及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爲悅公庶幾焉至其痡繩陰邪必加顯戮而
後已上以光昭　主德下以表正士風後生小子皆
能深耻而諱言之其匡世道淑人心之功雖比之古
所稱一治可也嗚呼偉哉謹爲銘曰
聖贊易德莫尚剛中天用錫汝俾相我邦勇以發忠
仁以濟公文能經國武可卽戎亦旣登庸有猷有爲
豈無平陂惟義與比懲姦觸佞有謗其言萋寘叢棘
時詘時伸枯菀之際動皙幾先獨觀爲明羣蒙瞶焉

有口譊譊謂我何營我營匪他惟　宗祉寧　王曰
嗚呼乃心予同爾德罔愆爾惟股肱自治治人爾爲
規繩遏彼崩流爾爲丘陵幽賓旣破日月貞明之綱
之紀百僚是刑跂䞈後前其卒靡悔令聞達尊誰敢
余侮公拜稽首臣老誠歸　聖君曰俞禮以終之名
載府庫謚在太常　王有褒言百世耿光史官有述
藏之玄壤尚勸有位惟直佐王

昆侖集卷之十七

昆侖集卷之十八目錄

墓碣銘

贈兵曹叅判吳公墓碣銘 辛巳

吳公斗興字文徵郎忠貞公斗寅之兄其先海州人曾祖定邦慶尚兵使祖士謙宗親府典簿贈左賛成考翔司僕寺主簿贈吏曹判書妣全義李氏佐郎孝吉女公以天啓壬戌二月廿二日生丁未八月初九日歿壽四十六夫人善山金氏麗季忠臣澍之後縣監宗浣女辛酉生辛酉歿後二十一年公之子重周爲節度湖南始贈公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贈

夫人貞夫人乃又樹碣墓道用彰先美屬昌大述之顧辱在姻婭而未及拜公嘗從節度之從弟海昌尉秦周問焉曰公性質慤行不矯飾事親無違犯治舉子業不利已而寢疾不起夫人力紡績善治生自噐服庭戶無不潔治余復曰稱人不在語少多此足以識矣純樸而孝順士行之本也勤儉而修勑婦能之尤也宜其有嗣人錫榮封而闡幽光也公有三男居周伯周皆夭次卽重周二女適郡守李寅熺士人朴秦範居周娶正郎鄭始昌女生二男道曾錫曾重周娶縣令李栽女生二男學曾希曾一女適金熺李寅

熺男至坤永坤女韓重煒權處信朴泰範男弼光銘

曰

生不必有聞乃完厥天沒必其有見嗣揚益虔從先

人之藏孔寧弗騫

貞敬夫人尚州黃氏墓碣銘 甲申

夫人尚州黃氏刑曹判書謚忠貞吳公諱斗寅之繼室也 仁顯王后之廢忠貞公以諫死 仁顯旣復位而 上命贈公領議政夫人前已從封貞夫人至是進貞敬命給夫人月廩終其世夫人之遠祖商山君孝源策勳 世祖朝官左贊成謚襄平曾祖諱佑

漢官大司憲祖諱挺英早世考諱埏豐川府使母柳
氏文化顯姓副元帥斐女也夫人禮事忠貞二十四
年舉三男四女年五十九甲申四月十八日卒旣葬
子海昌尉秦周將樹墓碣屬昌大書之昌大於夫人
子壻也竊觀於夫人敏而有恒惠而能正固爲良婦
賢母至其明達好義實有丈夫君子之心詩云無非
無儀惟酒食是議此特言婦人之德本乎謙卑爾及
若貴而能勤發言有章如文伯之母者聖人善之良
史記之亦以勸天下之爲婦人也若夫人言行之實
法宜備書深刻以昭於無窮也初忠貞公連喪配兒

婦滿前母老不理家事益落於是而夫人嫁歸時年二十一自其爲女時已能孝順攻辦甚愛於父母既歸姑卽舉以傳焉夫人日晨興掃除各授諸婢職事時飢飽節逸勤躬以先之人樂以勸舉無乏之事不以有無關君子見人窮乏若痛癢在身雖所愛玩捐之不少吝內外親戚其來如歸食於客室者常滿其仰給者日夜踵門不絶應之如流無倦其貧不能家者爲之教育嫁娶亦十餘人歲收之船入者嘗敗沒族人驚曰是家船敗吾何以濟夫人之善治家樂振施蓋天性也雖子孫他人效之終莫能及然有純行明

於大義事姑孝朝暮於侍側寢然後退進膳必躬事細大不違多方以適之姑甚安之曰吾年老見人多矣未見至行如吾婦者天必有以享吾婦爲祭祀致豐潔自菜果之微必擇而須之臨事滌濯肅將無怠器品明好烹芼熟美當世貴家好禮者亦自謂莫如也視前夫人子甚善嘗曰人乃母我我何忍不子撫育均於己子人見其諸姊妹兄弟不辨其爲異出長女南氏婦前夫人出也嘗病胃而劇夫人曰是與我相老惟我知其食性遂身往以歸爲調其飲食以護之及歿慟甚每見其兒輒流涕黃氏宗孫夭而無家

不能祭夫人泣曰吾不凍餓而愁使吾父母乏祀乎每有事祠冢必備物以將之爲營第舍以家其孤當已巳忠貞之抗疏也子弟咸懍懍夫人毅然曰丈夫既委身事主當國家有變盡死職耳危禍寧足恤耶及大故痛欲無生絕不飲水漿已而歎曰吾死易耳誰當護諸孤者乃强進糜粥然衰麻不去體與人言不啓齒服既除而衣布素食草具終身忠貞葬陽城而與元配異兆夫人嘗語海昌曰我卽死其別葬我毋合葬以違禮及喪諸子用遺指別葬于廣州治西月谷之原卽貴主賜塋也嗚呼玆數者足以槩之矣

銘曰

孰顯與夷孰令與幾孰聞其德而弗輿斯

成均進士李君墓碣銘丁酉

吏曹叅議李公大成有賢子曰真休字休休歲丁亥患瘡疹歿年三十四叅議公嘗命昌大以誌述之文曰誠不忍其有志無年而又終於泯沒無聞余謹辭焉屬之愈勤不置蓋其才行有可紀不徒其慈愛悼念之深也君幼有美質好讀書守一席成誦夜或聞雞乃寢未嘗曹游而羣戲及長益自奮曰身旣生小國不得一第雖瓌瑋傑特之士顧何以展其才志攻

舉業不懈累居課試高等又魁發解壬午遂擢生員
狀元並中進士二等一時流輩慕與之交篤於孝行
舉動不違親旨事大小必請遇親癠忘身之病自力
於護侍命之退隱屛闥不去性簡淡不喜華美內外
家皆貴盛而被服純用綿布或譏以近名不爲動見
時大母與之刀辭以見有所佩大母奇之曰是兒必
能淸白貌豐碩慈良寬裕與人言欵欵無矯飾然見
人有過惡深疾之其論說古今人邪正事是非忼慨
可聽君之兄眞儒眞儉先後入翰苑玉堂而君旣力
於文詞行純茂有器度人謂朝暮策名登顯仕益大

其門戶以增昆弟交游重君遽疾不起士友相好者咸哀之不獨私爲李氏也君系出宗姓　定宗子德泉君厚生其所祖也曾祖諱景稷行戶曹判書謚孝敏大父諱正英兼禮曹判書謚孝簡母豐山洪氏判書萬容之女也妻豐壤趙氏監役始晉之女擧一男匡臣君歿數月以毀終合窆高陽木稀里東向原銘曰

有韡其榮有鍠其聲旣植而傾天曷與程詩以載名慰其父兄

戶曹叅判李公墓碣銘 戊戌

公諱喜茂字茂卿其先德水人始祖敦守高麗中郎將其後累累有顯官曾祖諱通與栗谷文成公爲從祖弟從之游學以文行重官郡守贈領議政祖諱景憲禮曹參判贈吏曹判書考諱䄷魁司馬有聲就蔭仕善於治郡卒官星州牧使妣豐山沈氏承旨諱廥女右議政諱守慶玄孫用公貴贈考吏曹參判妣貞夫人公少嗜學聰記過人十二三讀經史殆徧文義驟進弱冠登進士已而久不利大科辛酉補　禧陵參奉明年丁父憂喪除復得　宣陵參奉例遷司宰奉事濟用監直長　莊烈大妃喪敦役山陵叙勞陞

造紙署別提已已拜永平縣監與方伯不相得罷歸
庚午魁九日製例居明年增廣丙科時南人用事進
抑甚偏久未有除拜壬申爲司憲府監察移禮曹郎
屢爲兵曹郎由直講出慶尚都事以事見甚方伯李
玄紀臺官劾罷公公素不飲酒誣以醉廢玄紀之指
也甲戌舊臣進用叙監察移兵郎自是迭居兩司春
坊置散乃爲諸寺正公爲人祥善易直其心洞然無
機阻爲行無矯僞修飾其與人言笑津津悉出於肝
肺天眞洋溢然其中敦確至其所自守衆非之不顧
權力不能撓生平不喜黨論嘗稱曰黨比將亡國吾

痛不能救尙可助之乎以故處言議之職持論一主
於公平不以同異爲愛憎然事有可言不規爲以苟
免爲正言也論申範華範華者金淸城錫胄內弟與
逆竪狎危死於庚申獄淸城力保以免至己巳反噬
淸城自脫公請其罪聞者快之 仁顯后廢處私第
將臣李義徵探詗之及是臺諫請誅久不從公對
上言毋論他犯其廣設譏察指斥不敢言之地卽闇
文應之討也宜致法 上問諸臣對如公遂賜義徵
死爲獻納也權大運新放謫諫院爭之公謂大運已
已爲首相不匡罪大然與釀禍斁倫者有間素淸白

年又老耄恩宥不必爭遂停其啓有非之者引避遞
兩人者同一黨人而公之論請誅恕特殊人服其公
丙子爲養得江陵府使明年還輔德移掌令陞執義
選入玉堂數年連在館職爲修撰校理者十五或遷
司諫執義輔德每侍經筵反復陳說輒盡所欲言不
俯仰 人主意己卯冬陞副應教遭內艱喪畢連拜
兼弼善副應教擢同副承旨陞右副後凡五入銀臺
出爲江原道觀察使秩滿還承旨移大司諫後亦五
入焉於六曹偏爲叅議而吏禮則再爲大諫也正言
鄭栻劾李順命趙泰采被嚴旨引避公及司諫尹憲

柱當處置故例相會合請憲柱懷偏私欲遮拭度公
不從己獨先啓請公論其虧臺例憲柱辭窮乃歸咎
院吏告例不詳吏實無所告公疏列其欺誣 上命
削憲柱仕版三公護憲柱交口請釋 上終不聽相
臣申珖兼管太僕聽奸細慫慂奏奪唐津泰安民田
謂是古牧場輿地書所載公謂輿誌廢置過數百年
不可稽攘民世世耕罔民也啓請還民相臣自辨公申
論之田竟歸之民後宮及王子各營第而侈公啓曰
祖宗時無別建後宮家王子待出閤營第亦無華靡
公私不弊而子姓蕃此盛德可法況今財詘宜約於

古而反汰無以昭儉德支國計請毋踰舊制　上可之爲禮議也朝臣請以卽位三十年進宴已卜日會有震風公疏言民饑且有災不宜有豐豫之觀卽命停宴公之公平質直唯　上亦深知之數事者忤時權咈　上旨而皆深信納用人咸韙之丙戌冬擢同知義禁　上怒李潛疏謂治林溥不嚴踵有潛疏命更鞫溥等時議亦欲深治以快意朝士多被引逮公匡調上下平亭之獄不蔓明年從戶曹叅判出爲開城府留守公於外官亦有施爲有爲必濟在永平鼇田籍之紊峽田土瘠墾則有稅者日續田邑簿混於

原田索租拱木之地公躬莅而區明之牒請觀察使
及戶曹以正之民不虛賦誦德不衰觀察江原奏罷
白土之供司饔院爲燔甆歲取楊口縣白土土竭民
甚病他郡又患轉輸以上供故無敢請有請亦被格
公條聞懇悉遂命罷之東民舞悅刻銅石碑之及出
開城故都凋獘甚無以備災荒支勑使公多方料辦
符爲不時之需民戶損而京軍額多府兵無以補其
鈌大興山城朝廷久棄不修軍政疎廢公建言以府
爲特鎭民丁悉隷山城以山城兵在諸道者代充京
軍便廟堂持之後竟行如公言戊子病免還旣寢疾

累月自度不起却藥曰死生如晝夜况吾年位已足
惟當俟命耳戒家人葬毋惑堪輿遠先墓喪祭毋侈
只於春秋上冢而毋廢廟饗以從禮臨絕去婦人言
笑不亂以十月十四日考終享年六十訃聞弔祭如
例葬廣州慶安驛西巳向原距先公墓三里所配貞
夫人大丘徐氏牧使正履之女擧一男一女男坦今
爲咸鏡道觀察使女適注書趙鎭禧觀察二男一女
男邦鎭餘幼注書二男一女幼公篤於內行事親養
祭致其誠年旣艾服喪盡制饋奠必躬推之友睦奉
先多人所難及持身廉辭受必謹旣貴而垣屋不修

服食如寒士然亦耻爲過情近名之行平居冲曠蕭
散唯閱書觀棊以自適泊然無一物經心者李公世
載與公善深相知嘗曰居今而不失赤子心茂卿近
之矣吾先君亦曰若茂卿者庶乎古所稱眞士大夫
也昌大忝列侍從得與公同周旋蓋久竊有以心知
而欣慕焉今取其立朝行己之大者謹次之如右噫
黨比之相傾久矣學士大夫蓋無能自脫者其有不
深於異同自詭爲不黨者其蔽也或兩可以爲公苟
同以爲和甚或取免憎毁歸成其周容之私耳若是
者君子反深病之若公之心無彼我而不問勢輕重

身之利害惟事是否而率意論之乃所謂君子不黨者矣不知公者乃或與兩可苟同者同科而並論之則淺之爲知人矣惜乎公不盡登用爲朝廷搢紳之表而少救黨比之患也是爲銘曰

王道之偏淫朋敗國好之羽毛憎焉荆棘有循循者秖疚厥德其號雖中志不可則如海滔滔萬士同溺顯允惟公弗緩弗亟弗矯以訐弗媮以默有守無營率履靡忒俛焉恪共在所能職肫肫善行壹惟悃愊良璞渾然孰我瑕謫曷不公卿爲百僚式廣陵之丘君子攸宅刻詩謁賢用贊皇極

觀察使徐公墓碣銘 己亥

公諱宗憲字致度達城之徐自麗代有聞八世祖居廣四佳公居正兄也高祖忠肅公諱渻事 宣祖仁祖爲名臣曾祖諱景霱尚貞愼翁主封達城尉祖諱貞履官府使贈贊成考諱文夏敏學敦行早世妣鄭氏東萊大姓左議政諱昌衍之曾孫學生以和之女用公貴考贈吏曹叅判妣贈貞夫人公秉美內外纫已端秀年十一失父母已能毀慕就學能自力處諸少不羣戲藝業日進二十二登進士越三年擢庭試文科與叔父議政公諱文重同牓公以孤童自立

抄年成科名親黨稱之隷承文院帶史局郎預修
顯宗實錄旣而寢疾有年不從仕戊辰拜禮曹兵曹
郎己巳 仁顯后廢同吳公斗寅朴公泰輔抗疏諫
二公旣栲死公屛居久之甲戌 中宮復位舊臣進
用自後數年歷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司憲府掌令
侍講院弼善文學輔德成均館司成宗簿寺正兼知
製教間出洪川縣己卯叙勞陞通政階守林川郡還
爲兵曹叅知承政院承旨工曹叅議求出仁川府薦
拜廣州府尹還歷戶曹禮曹叅議己丑觀察江原道
秩滿付僉樞拜掌隷院判決事屬疾以壬辰二月一

日卒年五十七賜弔祭賻如儀葬坡州晩莊先兆卯
向之原公爲人和而有度簡而不矜中情豈樂與人
不畛域於交友有常不以崇鄙爲意其談詞欵欵披
見心腷亦不翕翕熱人亦久而不厭癯然病羸身若
不勝衣然内守堅正不苟徇物至論人善否事得失
雖於親好貴要斥言不持兩端性恬素不數數於進
取家故世貴又早登朝顧自遠於泉趣之途深居養
痾左右圖書庭除列花卉終日簾几寂然往往旬日
不出戸虛閒澹泊寡事省慾無一物以自累間亦勉
起應職而非其樂也然在職必擧爲臺諫承旨彈糾

允正論建協宜深病黨比禍國嘗歎曰古人忘身徇
國今人忘身徇黨耻以身爲詆訐相傾然遇人有可
論亦不與顧望刺言之或以被　上責去職在春坊
久勸講明切故事召對不臨讀公曰讀史將究其治
亂得失燕閑固當熟覽臨筵亦宜讀過　東宮納之
遂爲成規辛巳　上命後宮張氏自盡卽　世子所
生母公時爲承旨與同副尹趾仁入請爲　東宮全
恩反復論之有命召大臣議得繳還前旨已而　上
親鞫宮婢公與尹公進曰至尊而臨訊賤婢不可
上怒削黜尹公蓋先發也公自劾免未幾還授　上

竟命賜張氏死公又上疏申論不報辭遞又除承旨
以尹公在黜再違召罷尤恪於臨民約己嚴下當事
審密而務實效爲洪川當乙亥饑痛節官廩多方而
聚粟先料貧餓甚者率十日計口予米及春仰哺者
益衆視壯弱差分有制廬于隙地以處流丐設糜霑
救之及麥闔境無餓死流丐之免行殣亦千餘修新
縣學肄誨生徒設宴餔其老人士民驩誦廣州京畿
重鎭也畜餉械政兼軍民號難治公爲之先以惠愛
拊懷之鍛敹兵甲務皆精利令吏民人習射中多者
賞或以補幕校咸勸有效先時賦斂無準臨用取辦

於民公創令田一結率賦米二十斗徭稅百須悉出其中而咸給民免於日月漁索而其納減半民則大悅後政莫或更之捐俸置官田三所募民耕收以助犒賞費公歸老幼攀輓有出涕者坊里爭伐石紀惠關東土惡而稅苛峽甿弊瘵公之爲觀察屬又新量田簽其徭賦公訪列邑疵瘼爲詳定法減舊征三之二而稽出入禁加賦奏行之東人大安原州爲國東藪久不講兵閱習犒賞以勸之籍獵手爲兵行部聚試其藝皆成精銳奏蠲大同米每結二斗以正謬濫捐常平錢租之宿欠以安逋亡其民甚賴鑄鐵碑頌

之公篤於孝友自痛早孤不及養用其情於祭祀品
羞必致圭潔齊戒必盡誠虔及諱日必號慟如喪初
見人與先公年均必禮之移其孝於叔父居則侍側
怡怡出則致其嗜好事從母如母悉心奉養從母亦
視公如子一家歎稱之妹壻淹疾躬藥物救之及喪
慟甚其人語曰徐公之淚可漂梁欐愍恤孀妹如恐
傷之臨沒猶顧諸子以爲念好觀書尤喜自警編行
止不去手嘗語諸子曰士君子行己當以是爲法裒
稡東賢事行纂成續自警編五卷藏于家配貞夫人
慶州金氏子男三人命淵文科今爲東萊府使次命

涵次命哲二女適持平宋必恒士人任海元孫曾十數人當世士大夫莫盛於徐氏公之叔父議政公及從兄諱宗泰繼登台輔叔父諱文裕位至宗伯或以材術或以文雅並顯重朝廷人謂公所有行治不愧其父兄而名位顧不光大不惟公擠之不存世亦不深知公也君子惜之公於昌大中表兄也每見公言貌遜慤而意尚貞卲竊心慕之私謂衛風之不忮不求公則有焉胤子爲狀見屬以墓銘銘曰

君子之德貴內有餘是謂良賈深藏若虛公蚤病病心平古初榮觀在前棄之自疏淑身淪行沖如澂如

無競無偏又何咎譽有不處職職斯優於藩輔之績亦其土苴穰穰市衢丹漆其車履素居貞其孰尚于維菑有穫後者食諸

墓表

李休文墓表 己丑

嗚呼此吾妹壻李君休文之藏也君性明悟慈良汎愛貌樂而氣揚始冠從長兄台佐歷拜尹明齋先生出言可觀尹先生抵書其大人曰冠者氣象可畏既娶稍進乎經史嘗從余講受往往能發新義君旣質美而涉學有日竊幸吾妹有歸庶其志業與年齒俱

成者明年十月以疾不起去其生庚申得年十七嗚呼短矣孔子稱苗而不秀有矣夫此何理也君系出慶州領議政鰲城府院君諱恒福其高祖也祖曰時術吏曹叅判父曰世弼用薦選原任承旨君之長兄按節關東伐石以表君墓屬余書其背嗚呼重可悲已

刑曹判書忠貞吳公墓表 甲午

陽城天德山之南麓實爲海州吳氏世葬之地有題其碣曰朝鮮忠臣具官吳公斗寅之墓蓋 上之二十年甲戌 仁顯王后旣復位而 上追念公以諫

死特遣官祭之贈爵上公賜謚曰忠貞又命有司旌之朱其門而書曰忠臣某官某之門故云先是已巳上將廢　中宮惟時奸黨用事莫肯出力爭之者於是公以原任刑曹判書罷官巷居憤且泣曰吾老不死乃見此事吾受　四朝渥恩位卿宰寧可以罷廢爲解默然而已乎遂與李公世華朴公泰輔諸散官八十餘人伏闕下上疏諫　上方以刀鉅待言者覽疏大怒出御仁政門方夜設親鞫殿庭公與二公者並被栲掠體肢無全肉因命竄之極邊公得義州行數日創甚遂以五月七日道卒于坡州以素車歸葬

先兆負乾之原公字元徵號陽谷以天啓甲子生十
歲隨父觀察公于海西境觀詔使程龍之來龍異之
出韻令賦詩公援筆立就詞義俱美龍大驚爲和之
事在皇華集中戊子登上舍明年擢別試狀元授典
籍禮兵郎入臺閣遍歷兩司官錄玉堂爲修撰校理
知製教在三司凡十餘年遇事輒言往往觸忤譴罷
若斥補丁未陞通政爲承旨乞一郡養老母出牧光
州遇辛亥饑賙賑有異政錫馬褒之入爲兵曹參知
參議承旨丙辰進嘉善歷右尹判決事都承旨戶刑
兵禮曹參判京畿監司癸亥擢工曹判書判尹出爲

平安監司操潔廉甚不以絲鈔自累還知中樞居三年而有已巳之事公爲人端慤簡靜不與人矜忮恬於勢位見當世黨比相傾以濟其名利心病之不以身涉其波流旣而中子秦周尚明安公主爲駙馬益退然自守其於朝政時事爲若不聞者時人莫能重公即不處以權要顧居之澹如也及國有大變　天怒霆震公則首犯之不敢以禍福爲趣避嗚呼士非死之難也得其死之難耳自朋黨之盛搢紳大夫不幸而罹罪網陷刑辟者相比也問奚死焉曰黨禍耳若公之雍容平易不競不媮卒能效命畢忠表明臣

節斯可謂死於當死捨生而取義者矣或曰爲　后妃死禮乎曰非死　后妃也死於義也夫爲　明王捄大過失可以爲君臣焉爲　國母盡臣子之心可以爲父子焉爲吾　君保　莊后可以爲夫婦焉一動而三綱立君子可以死焉豈惟盛世旌褒之典足以勸臣隣而光聽聞也抑亦增彛倫之重樹風聲於百世詎不韙歟公之族系官閥子孫於碑誌已詳

伯父工曹正郎府君墓表 丙申

伯父諱錫晉字汝明後改汝順領相文忠公諱鳴吉之冢孫左尹諱後亮之子也妣廣州安氏觀察使獻

徵之女公生以崇禎庚辰六月辛未幼聰悟詞藝驟長十三以詩中泮課高等同進者皆驚十九中初試一等壬寅登進士庚申筮仕爲典設別檢累轉爲工曹佐郎出爲堤川縣監乙丑爲宣惠郎遷工曹正郎戊辰除振威縣令未幾自免歸庚午四月卒葬楊州板谷里先兆負艮之原公旣秀而文又妙年連中科選世方期公以擢上第取顯仕顧公不甚數數然不力治舉子業不喜游聲名論議之塗及吾先君議政公季父判書公相繼顯于朝益自放散曰爲二名士兄可耳豈必身貴爲賢耶以親指間赴舉而不爲意

扁其所居齋曰養拙端居一室閉戶隱几於一切事物泊然無所好獨喜觀碁客至輒欣然對局終日忘倦客去蕭然淸坐而已中年哭壯子哀悼不過節及寢疾將歿神志如平常顧語家人無甚悲之色蓋公淸高恬簡得之天性者然也然狷介少可見人趨慕勢權爲身利唾醜之若浼朋流有過失面數之痛言不少假人亦憚之平居言動壹出於中心和易任眞無嫺飾矯厲之行孝睦友順多人所難及吾先君嘗遘癘瀕危一家皆避遠公躬親扶護賴以獲痊其爲官奉職勤民發於至誠如恐不及左尹公嘗曰兒常

於家殆不省知官事若飢渴然古人稱奉公如家非至言也斷事公持已廉不苟惠以求譽旣去而民益思之堤人樹碑紀德夫人豐川任氏校理翰伯之女端莊淑哲奉君子無違享祀潔蠲治家有度宗黨稱之後公十九年戊子卒葬與公同墳擧四男昌憲生員早歿昌演出爲堂叔父諱錫齡後今爲天安郡守昌敏今爲安峽縣監昌億出爲季父諱錫恒後今爲泰陵叅奉孫曾若干人

學生趙公墓表 戊戌

趙拙修先生有子曰正儒才而夭歿親故久而悲之

其弟正禮和中屬余銘其墓余愧謝不敢往復益勤不置泣而言之曰吾兄幼端靜不放遨就學傳習有程聰穎過人文義日進十三冠春官課製旣而慈母見背兄年十六而已能執喪先君被疾有年躬操藥飮憂勞備極多方以護安之正禮穉失乳鞠焉無知吾兄撫視甚恩每相對涕泣稍省事卽導之以文行獎勉出於至誠其孝友蓋天得也旣持喪侍疾久之廢學先君惜其才授以綱目歲中盡一帙通貫能論說歷代事前輩如林公泳亟稱爲可畏吾先君潛心大道沈淫經籍而諸父俱喜談學術吾兄朝暮於長

者側目有聞觧厲志益勤於學如恐不及雖從兄弟
羣戲於旁坐讀書若無覩隣人稀見面人謂趙氏有
才子咸望其將就大業嗣揚家聲惟吾兄自期亦未
嘗不在此俄而疾不起得年二十一嗚呼何其短也
吾誠不忍其有才有志而終於泯沒惟執事哀之加
惠于逝者是執事與吾兄不朽也言之甚悲有足以
感人余不能終辭噫揣修公以天人經濟之學爲學
者所推伏昌大少也嘗一造其廬而請教焉高談宏
辯若决江河聽之茲然自失而旣退如有所得夫以
夙悟如公而日侍其燕居得以過庭之際與聞乎單

思妙論之緒餘則其所薰襲浸澤者不旣深且博乎昔童烏九歲而與玄子雲哀而記之邵伯溫爲堯夫晚年之子而經世書諸篇多能箋解而發揮以公之劬書嗜學早服賢父之訓使天假之年庶乎其弘闡舊聞紹續先業俾拙修公之學益光大於來世也卒然短折不延不得爲邵家之伯溫而乃止爲楊氏之童烏嗚呼惜哉公字汝爲生以乙未歿于乙卯葬水原乾達山先兆坐亥之原配海豐金氏士人垍之女宜於舅姑協於宗族後公三十八年沒葬祔公拙修公命以正禮子明淵爲後生一女趙氏林川人曾祖

希進官掌樂院正贈都承旨祖時馨官郡守贈戶曹
叅判拙修公諱聖期潛德不仕世稱巨儒云

鄭保卿墓表

歲丁酉忠州牧使鄭侯覺先喪其良子曰錫敷字保
卿親識莫不驚嗟顧余悼惜之尤甚記余在翰苑客
有示余商山誌序者問之卽保卿作也其外祖李公
恒見爲尙州牧保卿從之述其山川謠俗時年十三
云其詞雖未甚雅馴其運思周取材博蓋騈儷大篇
也余旣歎其幼達而私竊謂鄭氏世有卿相如古袁
楊近者稍不大顯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鄭氏之

有此子殆將復興歟既而聞保卿出游庠泮屢居課試高等與李綍尹淳趙文命名爲四才子及余秉西學教授設製又得保卿作爲第一衆稱爲得人前後中初試者五屢不利覆試庚寅始登生員第四未幾補 厚陵叅奉例陞廣興倉奉事保卿雖名才子與人無傲色平居遜悌愿謹恂恂然如不能言者及其入仕恪職奉法能守其家風余益信其將大其門會得疾不起得年三十六葬于果川先塋向卯之原嗚呼天既與之才性而又短折不遂此何理也君系出東萊曾祖諱太和領議政謚翼憲配享 顯宗廟庭

祖諱載岱工曹叅議配豐壤趙氏副提學持謙女男
伯淳永淳季腹子未及名三女幼鄭侯累書屬余以
表其墓姑叙余悼惜之意復焉保卿雖早歿有子男
三人不食之報或者其在是歟

行狀

刑曹判書忠貞吳公行狀 乙亥

公諱斗寅字元徵號陽谷吳氏系出海州遠祖仁裕
高麗檢校軍器監世有仕宦曾祖諱定邦慶尚右道
兵使光海將廢 母后脅百僚庭議對言臣武夫只
讀史略初卷烝烝乂不格姦一句論者壯之祖諱士

謙宗親府典簿贈左贊成考諱翮慶尚道觀察使贈
左贊成號天坡以文章政事顯妣固城李氏兵曹叅
判成吉之女生考諱翔司僕寺主簿以天啓甲子九
月三十日辛巳生公是歲天坡公航海朝燕臨行語
其夫人曰海道安危未可卜弟婦有身若生男子宜
取子之公生三日大夫人舉而養之幼頴秀性端重
不苟嬉戲不離長者側服訓惟謹器度早成詞學驟
進十歲從天坡公在海西巡營會詔使程龍來天坡
公迓勞于黃州公隨往觀焉程公目異之召至前命
韻賦詩公援筆立書曰有美河南產東征報 聖君

由來程不識猶勝李將軍程公大驚歎爲和其韻具載皇華集中仍以彩幣及紙筆諸物爲贈公領一箑餘悉辭焉程公益奇之屬天坡曰令兒宰輔器善養之還至椵島又贈書帙匹驢致書奬勉明年天坡公作儐西塞還道卒于松京公奔喪遵禮如成人櫬返之日卿士郊弔者咸稱之戊子魁發解登上舍己丑春擢別試狀元例授成均館典籍累拜禮兵二曹郎孝廟元年庚寅拜司憲府持平司諫張應一託應旨進言意在激 天怒禍善類公謂此而不斥無以正朝廷杜奸萌請加之罪時論多之時嶺南儒生不遵

朝令再亂試場朝廷擇有聲望可彈壓者爲考官乃
授公慶尚都事至則慰諭戢治兩盡其道場屋晏然
是時巡使罪罷不聽事公掌留務數月事皆辦新使
南銑亟稱之明年春以侍講院文學還兼記事官叅
修 仁祖實錄歷正言持平直講兵曹正郞還正言
有被銓薦者浮妄善害人公顯斥之因而補外縣會
有右其人者入銓出公爲高山道察訪淸簡守法官
私往來者毋敢挾以禁物郵館肅然吏卒頌之以正
言還遞爲海運判官漕粟羡餘例歸私用公不以升
斗自累旋移司書還正言時有白虹之異公上疏陳

戒引光武罷役北宮請寢 東朝修繕又言貸狂讜
疏滯囚以盡警懼之實尋與同僚應旨復上劄請緩
推刷以紓窮民之力恤刑獄以盡哀敬之道敷納諫
諍策勵羣工 上獎以忠言讜論深得諫臣之體章
下備局請如劄辭 上乃曰至審理事予未曉諫臣
意公陳疏自引已而 上召諫官謂曰爾等以備局
之咎皆不自安由予未深思而猝發也予亦不自安
公卽進謝仍陳時弊復如前劄指因言内廐馬親臨
調習之失又言修理都監旣命中罷闕東材木之積
在江上者宜令列邑各捐賣以補民 上嘉納改持

平大司諫俞㯙言事觸 上怒下獄嚴鞫公啓請還
寢而俞公已被刑就竄公又啓曰㯙之所坐特一妄
發而旣被嚴刑旋竄絶島栲訊之餘遽登嚴程不幸
殞歿於中道則其於累 聖德何哉 上怒責之俄
又特命遞公憲臣爭不得未幾還持平歷兵郞移正
言時壽進宮奴斃於刑訊內司請坐刑曹吏公謂內
官而直請該吏罪其漸不可長乃請罪內官從之陞
掌令京城奸民相朋結挾刃鬪亂閭巷苦之公遣吏
捕王孫奴在捕匿不出王孫屢以屬公不聽督捕急
已而公與閔持平維重公退見閔公御者被毆血淋

濶不能起盖王孫奴欲逞憾於公而誤中也公曰此不痛繩其何以糾姦枲卽與閔公坐府捕毆者杖斃之王孫恚以聞　上並遞公及閔公旋用言者還仍兩公引避備陳事本末僚官直兩公並論王孫之失上於是震怒又命並遞大臣筵臣繼白之不納遂命外補公得北靑卽日陛辭政院三司又力爭不能回公旣至官不以譴斥爲意勤於政事名其軒曰七思作文以記之北俗鄙而無教公道之以文行簡以持已惠以寬民北人誦之秋持生考喪已亥制除拜獻納移掌令兼記事官叅修　孝宗實錄爲養爲洪州

牧使坐事罷辛丑叙拜獻納秋　孝廟祔禮畢與同
僚上劄深陳愼終惟始之義仍及典學之要禮賢之
道　顯宗優納時上尊號　東朝仍冊　中宮宮戚
多冒入禁中公謂出入宮掖有制況當大禮尤宜嚴
截啓請覈治冒入者家長公議稱之歷司諫司成差
冬至使書狀官赴燕還道拜司諫改執義選知製教
拜弘文館修撰上疏請寢閱武曰天心未豫災害沓
臻飢饉疫癘死亡相繼星文示異物怪呈祆此正憂
勤儆戒不遑暇食之秋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

及爾遊衍釋之者曰天之怒不可不敬其敢戲豫而馳驅乎人君一出入一動息天必與之俱不可不慎也閱武雖倣古昔蒐狩之禮後世沿之未免失遊豫之度雖在豐亨豫大之日尚宜存戒況今天怒未弭而災沴荐至民瘵未蘇而愁歎方興宜夙宵震惕以盡修省之實其於出入動息之節又何可忽哉 上答諭優厚癸卯由執義移校理冬爲御史湖南視諸鎭餉械冗乏之方伯私一郡宰先以別備兵器褒聞增秩又屬公爲之地及公廵到視之凋弊反甚於他邑以實聞抵罪又得方伯不法事未發明年春還朝大

司諫金壽興以公親見道臣不法而不即刺劾請罷
公職夏叙尙衣院正移玉堂改司諫有盜伐寢園
木陵官以失察被逮金吾傳輕律 上特命徒配醫
官尹後益守畿縣御史發其罪奏當徒配 上命許
金贖公以大小罪罰各有律不宜以意低昂請並如
律仍及該府不復稟奏之失 上怒遞公職三司爭
不得還司諫移校理丙午拜執義因虹變上疏歷論
勤政之道略曰國家有何獲戾于天災異之甚至此
天道亂而彗孛金宿相繼謫見地道亂而山崩海竭
流斷波赤人道亂而變起綱常饑疫荐仍雖春秋所

記漢史所錄何以加此乃者陰虹貫日之變此尤天
譴之莫大者也　聖明遇此非常之災宜體乾元之
惕若師殷后之責躬講求消弭之策冀回怒斗之天
如救焚拯溺罔或少緩竊覸近日上下之恬嬉政令
之因循猶昔也臣恐若此不已災無可消之日國無
可爲之會徒見日就衰亡而莫之救也古語曰應天
以實不以文若求修省之實亦不外乎勉彊學問而
已向來講席之罕開蓋出於　玉體之違和今節屆
春正　聖候纔復緝熈之功時日爲急雖不能備禮
開講勿拘常規頻接講官問難古今討論治體克篤

存養之功以盡對越之誠轉災爲祥之本亶在是矣君臣猶天地也天道下濟而光明然後地道得以上行其相須交感之義羲易論之備矣古昔盛王得人共理者用是道也於惟我　先大王臨御十年一心圖治復　祖宗故制旣日三御筵又有召對夜對頻接儒臣孜孜講問又引宰相咨訪治道至於庶司小官皆得以輪次入對方伯閫帥及守令之陛辭與外官之因公至京者並皆賜對詢以民瘼申用飭戒當時咸以爲榮下情亦得上聞近日此法遂廢三司之入侍旣罕方伯之辭朝多不賜對尚何望輪對官及

守令之得近清光乎又曰語云天變之來民怨召之今日之災必有所召自乙未推刷民怨極矣奴婢虛錄之弊八路同然此實守令之臣怵於威令苟冀無事借人代點巧作虛名以張其數然旣載元案遂名徵布惟彼流亡者之族隣已不堪誅求至於虛名冒錄之類無處可徵一年二年徒增未收之數爲守令者慮有拘於解由百計圖遞於十朔之內郡邑之凋敝職由於此朝家非不知此弊而只慮查正之際虛實相蒙姑且置之所謂如知其非何待來年者也又曰進宴及溫泉之幸雖不得已適遇炎譴又迫農節

天誠固可畏也民事亦可恤也可减者又可减也可省者又可省也畿甸沿路之邑温泉旁近之民已困於營造之役此尤可念也漢臣劉陶曰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旨哉言乎眞今日之藥石也 上答曰嗚呼災異層出國事日非予心憂皇皇有窮已今觀疏本辭意勤至誠誨殊切予誠嘉歎可不留心體念焉移玉堂入侍極論內奴婢身貢煩重之弊且曰聞內中有宮女選入之命方遇災警懼之日在內者猶當放出况可增選乎雖未知虗實有聞不敢不言 上納之

丁未淸人以失約條罪我贖鍰之罰至及　上躬兩司引爲法受罪之義論斥大臣　上大怒並命諸諫官竄政院爭之又命下諸承旨獄時値暮夜闕中惶擾公在直上劄論執不納明日又請對陳白退與同僚復上劄略曰人有恒言主辱臣死今日之事輿情所共痛惋者　聖明以包荒之量懷獨見之明軫念股肱深存大計方嘖言之始引以自當遭罰金之辱若不介意此正聖人以一國爲度豈常情所能窺測者今此臺臣之論雖不審事勢可否若其本情則激於主辱之痛轉輾至此耳其可深罪乎聖人之怒未

嘗因物以遷甚謂以物付物而無我於其間也若轉
相觸忤或至以甲移乙則豈在物不遷之謂今 殿
下旣怒於合啓之臺諫矣延及於覆逆之承旨矣且
如朴長遠李端錫欲陳所懷未畢其辭而遽加摧折
特命斥退嚴辭峻罰前後相仍皆不免爲遷怒之歸
臣恐 殿下於本源涵養之功有所未盡也旋移執
義又請釋諸諫臣辭甚剴切皆不省冬用 永寧殿
董役勞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承旨上疏
自陳親年高乞得一郡以養且有以自效拜光州牧
使光湖南雄邑人士之藪也公首以養育作成爲務

月聚諸生課其製作每乘務屏躬至儒宮講說經史
數年之内文才蔚興抑制豪右矜恤煢獨政清事簡
吏民安之辛亥國大饑公之爲政適三歲矣約己節
用倉庾充羨至是發以賑民凡所施措躬自臨察又
與鄉望之有幹者同事黠胥無所容其奸州民既無
餓死者而朝議欲民之無遷也令郡縣毋得受流民
公曰焉有視人塡溝壑而莫之救者申令境内里設
幕廬接置流民之來者善其食飲以濟之全活者無
數道臣御史繼以褒聞有錫馬之奬官滿當遞命仍
任從民志也明年秋遞歸士民髩白攀攔不忍舍車

爲之枳光人至今追思父老謂公之政績曠百年罕
覩云癸丑入喉司陞左承旨遞拜兵曹參知秋復移
承旨甲寅丁大夫人憂今 上丙辰服闋拜兵曹參
議移左承旨兼內醫院提調夏 明聖大妃寢疾良
已用侍藥勞陞嘉善爲行左承旨遞同知中樞兼副
摠管移漢城右尹冬丁生妣李夫人憂制畢拜戶曹
參判移刑曹副進賀使赴燕還遞拜行判決事庚申特
除戶曹參判兼同義禁時逆竪誅用鞫獄勞陞嘉義
拜行都承旨遞拜兵曹參判是年中子泰周尚 顯
宗大王女明安公主爲海昌尉由禮參移都承旨歷

兵禮二曹叅判兼副摠管壬戌拜京畿觀察使畿營
殘乏之殊甚隷卒纔數人公曰脫有變難將何以分令
諸鎭乃募人爲營卒簡其役而復其徭至者累百令
畨休聽用畿營至今賴之未幾因事辭遞拜都承旨
遞拜戶叅冬特授工曹判書甲子爲開城府留守以
方伯親嫌遞用　明聖大妃山陵敦匠勞陞正憲拜
漢城判尹請託不行決訟多中理被屈者亦自以不
寃兼知義禁都摠管觀象監提調丙寅冬拜平安道
觀察使關西兼領管餉金帛山積事務劇甚公年已
耆矣聽政不解日開衙細大必親營中無留事俸入

外不私絲粟西土人以爲使相之廉白近世未有也
明年夏明安公主下世　上特命公解歸視喪還知
中樞兼平市內資提調己巳正月拜刑曹判書未幾
遞三月拜知義禁時一番人新秉政連有大獄鞫治
日急相臣以公不卽拜命請推考　上仍牌召公至
三而公遇病不能赴　上怒下之吏削職公見時事
日非杜門深居日夜憂歎四月　上下嚴敎將廢
中宮公流涕曰吾老而不死不圖今日乃見此事吾
受　四朝渥恩忝位卿宰今國事至此寧可以罪廢
爲解喑無一言乎遂手簡要罷官者數人往會平市

署令戸判李公世華亦無官自江上不期而來前應
敎朴公泰輔亦與諸名士在散者謀陳疏聞公在平
市署皆來會至者凡八十餘人朴公草疏諸名士各
以意潤色辭多激切或曰章疏固貴嚴峻或患於磯
激恐有不濟事之悔公曰事已至此吾輩死何足恤
疏入至暮批不下諸公待命於闕外李公曰吾輩雖
皆罷散多至八十餘人便一外朝廷也不可一疏而
止雖至數四要以得請爲期可也公微笑曰恐不及
如公言蓋公心知事機之不測也　上覽疏震怒召
承旨示之且命設親鞫承旨戰慄不能爭又示大臣

諸宰及臺官皆曰唯唯不一言匡救大司憲睦昌明至曰疏意凶慘誠如 聖旨 上立御仁政門促設鞫 天怒嚴急闕庭惶擾吏卒無人色時夜二鼓矣公與李朴二公就鞫公時年六十六衰病體羸如不自持左右而觀公者無不人人爲公危怖者而公動止無失次安安如平常旣而 天威震薄栲掠甚酷而置對從容辭理不少撓明日命減死安置義州公時創甚稍自强神彩競爽及出獄都人士女闐道諠譁爭先覩公面至有歎息流涕曰天佑善人老爺顏色殆如常日庶無其虞耶暮宿都門外民家搢紳章

甫知與不知競來問疾公接見無滯諸子請無以賓
客爲勞專於攝養公曰吾旣暫時人欲與知舊面訣
耳舁至坡州疾浸劇以五月七日卒于旅舍牧使南
尚熏與其弟叅判益熏經紀其喪以素輿至龍山村
舍七月葬陽城治西天德山先塋坐乾之原朴公配
珍島先公二日道卒于露梁之南未幾因筵臣言命
復二公官秩其後六年甲戌　上大悔前事旣復
中宮位卽遣官祭公贈議政府領議政兼帶如例又
因儒生陳請命旌公門閭章甫又建祠於坡州及陽
城以祀公而坡則與朴公並享又請於朝賜食于光

州之義烈祠北靑之老德書院皆公留惠之地也於
是 聖朝崇節之典多士慕義之誠兩無餘憾矣公
天資溫雅持己簡重和易而端凝謙冲而貞介早歲
登朝踐歷淸華而守之以素約退然若無所能其視
矯飾矜衒之行不翅浼己處三司首尾十餘年入則
援古證經匡益周多出則引綱持憲糾正申切然亦
不以激發彈射爲能未嘗以身爲不靖首尤不能傅
會時好取先於權要榮利之關雖名論伏一世人皆
趨慕之者公不甚敬服又不欲引重爲名聲深病黨
比之相仇嘗謂分裂之害必至壞風俗覆邦家而後

已中年以來親見禍敗之相尋痛自引挹不肯混迹於傾奪紛爭之際當世以論議自喜者不甚重公以故緋玉以上率處冗散鮮在顯要而公亦不以爲意益自斂藏介然自持不翕翕於同異之門不汲汲於得喪之塗人且讙然我獨默然人且悱然我獨恬然風波翻覆之會人皆胥溺而我獨超然累閱世變身名俱泰卒能死於當死而表人紀於百世豈所謂和而不同明乎小大之辨者非耶絕不喜交游徵逐雖嘗親與者及其貴盛殆不迹其庭爲卿宰十餘年罕有軒駟至門顧獨嗜靜居淨掃一室几案蕭然或圖

眼終日眞有經其戶寂若無人之趣其當官莅事必以勤謹爲主勉勵政務毋敢廢怠嚴守章程毋敢差忽歷職內外終始無貳律身以廉潔簡約爲本脂膏無累騶御不繁累典牧伯雅操愈篤尤謹於關節之禁人莫干以私刑人必求其可生雖薄罪少罰必謹以財之不置喜怒其間見罪者無後言公少孤事大夫人甚善左右取適以養志爲務未嘗少失其歡心五十年如一日公老而仲父知事公尚無恙公事之誠敬不衰非有大公事疾病必躬往拜候如或未也日必平朝手書問起居得一美味必先進而後乃嘗

知事公亦視公如子雖大耋之年或留公所至數十日安之如家寡姊無歸以公爲命公爲養其子女嫁娶以時贍以田僮族婣之窮賤者曲有收恤朝暮而食於公者常十數人公爲人短白而豐下美鬚髯不甚加修飭而精神朗秀儀度閒整其與人接坦然無城府恂恂焉不失色亦不肯隨聲和應苟以已從人與人言國朝故典及前輩好事終日不厭而亦未嘗論人過失及黨議長短處事裁物未嘗爲崖異卓絕之行固不與流俗相懸也然其自守者截然有防身無戲慢之容口無鄙褻之言平生無酒色之失博奕

戲具未嘗接於手不事家人生産財用之出入有無壹無所關說於辭受甚嚴凡有餽遺雖以婚喪爲名稍過節不受尤不喜諸方技術業是者未嘗及於門庭惟好文而有材者引獎不怠雖在遐鄉賤士必與之紙筆爲資無恡公文理早進又能自力於書史幼旣有驚人語弱冠累鳴戰藝遂取魁科如拾芥省庭制策人多傳誦旣而又不以文墨自命罕與人酬倡往復雖誄詞贐章從俗應文者亦不屑加意以此所著詩文鮮有存者然好視書公退之暇惟以黃卷自娛尤熟於經書晚年授子弟往往誦無疑昌大日在

甥館讀尚書有誤公卧聞而覺之雖音釋訓詁之微
舉其辭辨析無少錯公旣恬於勢利引分自靖又自
以戚聯王室地殊疎遠臣凡於朝政得失時議臧否
爲若不聞不知者優閒安裕且足以自老世卽不以
權位處公亦不以事業名節望公然及國有大變故
天怒霆震鼎鑊以胥言者則公乃首當之不敢以禍
福爲趨避畢竟所樹立卓然不羣世或以一時之浮
名妄輕重人不幾謬哉公初娶驪興閔氏戶曹判書
肅敏公聖徵之女男觀周生員文行出流輩早夭女
適監察南宅夏再娶原州金氏學生崇文之女男鼎

周監役女夭三娶尚州黃氏府使埏之女三男泰周
晉周益周女適司饔叅奉金昌說次歸于崔氏次適
士人金令行李緯南宅夏二子道揆道振女適閔承
洙金昌說二子一女金令行二女皆幼昌大少贅于
公雖未甚省事猶得以朝晝侍閒燕覲公言行之際
而得公意旨之所存固已謹藏之今於叙狀文也略
述其一二於世系官閥之下以備立言君子財取焉

先妣貞敬夫人慶州李氏行狀 丙申

先妣姓李氏其先慶州人新羅之始佐赫居世爲元
功諱謁平其始祖也高麗之季位侍中以德業文章

大顯于世諱齊賢號益齋其遠祖也六世祖公麟爲
朴公彭年子壻夢八龜之祥有丈夫子八人長曰黿
死戊午士禍號再思堂其後兩世以家難不仕曾祖
諱大建弱冠登進士有文行游處太學號稱館中顔
子不幸早世祖諱時發事　昭敬王才望伏一時當
壬辰亂後勞績茂著官刑曹判書號碧梧謚忠翼考
諱慶億事　孝宗　顯宗有淸德令望位左議政號
華谷妣海平尹氏領議政謚文靖諱斗壽之曾孫監
察諱元之之女先妣生以　仁祖乙酉正月己丑祖
母申夫人承旨號晩退應棨之女中正淵懿通書史

有識量一世稱爲賢母先妣甫免乳申夫人擧而養之鍾愛甚蚤夜不離抱隨事指誨未十歲言動如成人器度類非世俗兒婦女申夫人益奇重之年十八歸于我先君當是時華谷公及其伯氏春田公位望並隆家門赫然而兩家有丈夫子九人女獨先妣耳又申夫人所鍾愛兩父亦愛重甚及歸尊舅靜修公養疾家居不仕門庭落然先妣抑畏謙愼斤斤自飭事尊章處妯娌各盡其道未嘗有纖毫過差於是小大咸悅服而靜修公大賢之視遇殊別自有高識明於大義凡發言處事自合於古訓者爲多又達於世

運興壞事成敗知人物賢邪吉凶其言往往而驗先君亦心重之及登朝雖去就語默亦時訪之先君之新入玉堂也　主上幼羣小亂政舊臣多在罪籍先君欲疏論時事顧以親老遭譴謫爲憂先妣察之曰以讜言被罪固學士之榮也且當路者宜無久長理復何疑焉先君果上應旨疏被削黜未幾羣小罪絀而先君顯用其後先君官位益盛而閱世變多隨事補助動合於義丙戌以後五六年先君位上相季舅連掌兩銓季父繼又秉銓而常常來會所論說皆銓注用舍及軍國大事刑政重務往往問及先妣先妣

輒以一言定是非得失兩公每稱善以爲不可及季父嘗曰恨吾嫂不爲丈夫揚于廟廊以鎭衆而靖國也訓子雖督課文學必以識度爲先昌大少時喜爲詩與詩朋數人日常倡酬先妣戒之曰詩人例多輕淺浮薄一切癖好非養德器之道也又嘗語昌大曰士大夫居家孝友當官廉白固未易如有近名之意自好之色便非眞正必也名節修飭而出於自然無矜高之意然後可稱眞士大夫又嘗曰祿位光顯丈夫之至願而世途險巇惟當以保全身名爲重每以謝事休官克全晩節勗勉於先君又戒昌大以息意

榮進遠於世網爲營小築於東郊躬自經紀至貸子
母家以需之季舅晦窩公年艾位益崇而事我先妣
如母日必送人候安否有出必迋拜率常數日一至
事小大必稟問而行之季父心服先妣親嚮敬重無
異於姑姊先妣亦不置畦畛一以誠意相待間因事
規勸季父輒虛襟聽受先妣或有差失季父亦嘗盛
氣盡言無所顧慮實有兄弟切偲之義然兩公迭處
權要首尾十年先妣未嘗以毫髮之私有所干請先
君位昻軸二十年門庭無一儈胥之自通者一家咸
曰此非獨相公之淸德卽見內政之簡嚴也奉祭祀

必誠以謹平居善病身不離牀席有事于祠冢必躬莅而致虔自肴果之細必擇以須之牀皿椀楪必籍記而謹藏之治家持其大綱不屑屑於升斗尺寸條貫自理庶事修擧不以巨細關君子先君之居位任職得以專心於公務其閑暇得以單思於經籍寔有內助焉先君性喜施與視財產如糞土尤於窮阨死亡卞悉心救助先妣一意承奉遇艱乏之雖稱貸必給如迂齋趙副學定齋朴應教之喪賻襚之外捐助亦多疏昆弟諸庶之貧無歸者徧加收恤成其婚喪凡十餘家御婢僕惠而嚴婢侍不敢褻語於前嘗曰此輩

小人也假之色辭自損威重則不惟家法不嚴亦渠
輩易陷罪過耳先君旣壯出後於叔父東岡公數年
間遵持所後服先妣奄當內政婢僕素悍不率而不
動聲氣鎭拊得宜莅之以嚴重行之以公正不期歲
家衆信服無一逃畔者先妣性沉凝容止舒重儼然
人望而敬之及開顏接人言笑藹然見者莫不欣慕
雖淹病瘦瘁而自有天然尊貴之象平生無疾言遽
色雖當憂患切急未嘗有顰蹙愁歎之容用先君貴
累封貞敬夫人擧一男昌大二女適李聖輝李景佐
壬辰苦泄痢以八月十三日卒享年六十八葬于淸

州大栗里先兆枕坎之原嗚呼先妣器量之弘重性識之明達求諸丈夫君子亦不多有平生言行之懿蓋未易遽數顧哀迷荒隕詮次不能詳且懼稱述有溢辭以自陷於誣親之罪玆錄其一二以備立言君子之財取焉